

发现美好

烟台十中九年级九班 黄子航 指导教师 于淑静

一株蒲公英的价值，在于四处漂泊、流浪，领略世界的美好。

我是一株小小的蒲公英。一天夜里，我在风的吹拂下，离开了母亲，开始了生命的旅行。

对陌生的环境感到恐慌的我，在漫天繁星下毫无目的地穿梭着。夜色在我的脚下缓缓掠过，但很快我便无法忽略身下那片美景。

晨光熹微。

“天哪。”我不由得轻呼出声。

郁郁葱葱的满天星将溪畔的土地无一遗漏地点装，从上方望去像一片闪耀的星河。清风微拂含苞欲放的花蕾，它们一瓣一瓣地舒展，由外而内……花开的声音，真美。

清晨的风开始行走。她摇曳着经过这片新生的满天星花田。然后，在我的身边，这条花的星河开始了流动。

晨光正好。

随后，我与风同行，拜访了老城旧巷，在一棵白桦树上定居的夜莺夫妇。他们正抚养着四个刚出生的孩子，并为了寻找食物每天飞越半个城区。当我问及他们为何不搬家时，夜莺妈妈指着桦树正对着的，那个半掩的窗口，笑笑说：“那里有一位年逾九旬的老妇人，失去了所有亲人。每晚听着我们的歌声才能入睡。”

后来，我在风的怂恿下跟踪了一条看上去异常凶悍的流浪狗。他跑过大街小巷之后，在一座有着朱红墙壁的矮平房前停了下来，开始不知疲倦地挠着门框。一会儿，一个男青年骂骂咧咧地开了门，却在看清来者的刹那愣了许久。随后，他抱住了脏兮兮的流浪狗，又哭又笑：“大毛你个笨蛋，散个步都能走丢两年。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”

我不禁开始反省，之前我依附着妈妈，不肯独自旅行，究竟错过了多少？

这几天，一个全新的世界在我眼前展现，我不禁想要了解更多。可我的脚步却像灌了铅一般沉重。我支撑不住，飘进了一户人家开着的双层窗里，落在一个花盆潮湿的土壤上。

恍惚间，我感觉自己好像生了根，发了芽……

悦耳的铃声响起，我睁开了双眼。刚才做了一个，关于小小蒲公英的美好的梦呢。不经意间抬头，突然发现刚种下种子的花盆中，冒出了丝丝新绿。噢，那里什么时候……算了，顺其自然就好。

现在，我要像小蒲公英一样，去探索世界，去走过陌生甚至熟悉的角落，去发现不为人知的美好。

假如我是一株蒲公英，我一定会央求风带我旅行。带我领略那未知世界中，被忽略的美好。



最快乐的时候

烟台十中八年级二班 董小诺 指导老师 李莉

远处传来一声闷响，打断了我的思绪。我向对面看去，只见一个老奶奶倒在地上，身旁放着一个塑料袋，远处有几个散落的苹果，想必是她摔倒时掉出来的。老奶奶缓缓地爬了起来，拍了拍身上的尘土，颤颤巍巍地拾起了塑料袋，准备去捡苹果。她想慢慢地弯下腰，可能是由于年纪大了，身体不好，她总也弯不下去。阳光照在树叶上，闪出了刺眼的光，我的喉咙干得冒烟，老奶奶的头上也布满了密密麻麻的汗珠，后背上的衣服则湿了一大片。忽然老奶奶由于太过用力，一个趔趄差点摔在了地上。我赶忙跑了过去，扶住了她。

“谢谢你，小姑娘。”老奶奶的声音中透着些许疲惫。“不用谢，奶奶我来帮您。”我冲老奶奶友好地笑了笑，将她扶到路边的树荫下。老奶奶步子有些蹒跚，我只能紧紧地扶住她的胳膊，防止她摔倒。安顿完老奶奶后，赶忙去捡地上的苹果。捡起苹果，我向老奶奶走去。只见她慈祥地望着我，嘴角上挂着一抹淡淡地微笑，脸上的皱纹笑得聚在了一起，像一朵盛开的花。阳光透过树叶，洒在老人的身上，碎成点点斑驳。我心中忽然间萌生了一种情感，竟让我心底安静了片刻，仿佛抹去了夏日的燥热。是激动？是兴奋？还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喜悦？我捉摸不透。

我愣愣地把苹果递给老奶奶，她的脸上再次浮现出让我心底安静的笑容。“谢谢，你真是个好心的小姑娘。”听了这话，那种情感再次涌上心间，蔓延至我的全身。这次我明白了，这是一种从内心深处升起的快乐，是帮助别人之后感受到的真实的快乐。

阳光在那一瞬间似乎变得柔和起来，我终于明白为什么之前的快乐算不上“最快乐”，因为那全是有利于自己的事情，是自己单方面的快乐。而帮助别人我就会从心底涌出一股难以言说的自豪感和幸福感，因为我感到了自己对他人的价值，给他人带来了快乐。

帮助他人真好！那一刻，是我最快乐的时候！

小记者召集令

凡是烟台市范围内义务教育阶段的中小学生，均可报名参加。
小记者报名费180元，赠送一份全年《齐鲁晚报》。
报名电话：15063815716。
小荷版将优先选用小记者的作文。电子邮箱投稿：稿件发送到qlwbjryt@163.com
在投稿时一定要注明“学校名称、班级、姓名、详细通讯地址和联系电话号码”。
所有稿件均要求原创，凡抄袭、剽窃他人文章者，一经发现，即列入本报黑名单，其今后所投稿件一概不予选用；对于抄袭情节严重者，本报将以书面或电话形式通知其所在学校。

暖暖的师生情

烟台十中八年级四班 薛立言

指导教师 邢伟微

雨，像天庭飘下来的千万条银丝。绵绵夏雨滴过窗棂，不禁忆起暖暖的师生情……

夏末，硕大的艳阳好似半融的铁水，不停向大地泼洒盛夏的炎炎。我们——一群初新的新生挤在小小的操场上，被热浪炙烤着，一个个同学披着件件被汗水一遍遍洗礼的上衣，排成列列整齐的军姿站着。只听一声“一二一”，一个个同学的手臂费力地上下抬起摆动着。

在这整齐的队伍里，不断穿行着一个身影，不断地提醒着动作的要领，她是我们的班主任，一位被汗水浸透全身的班主任。虽然她在艳阳的照耀下半眯着双眼，虽然她的头发已被汗水弄得散乱，但是她依然在毒日下为了我们而工作着，诠释着汗水里的师情。

也是一堂语文课，教室里的气氛与以往似乎不同。当老师走上讲台后，沙哑的嗓音断断续续，老师紧皱着眉头，小心捂起沙哑的喉咙，极力掩饰着病痛。为了能为我们上好《社戏》这一课，她拿起粉笔在黑板上用力地写着，提问时她一遍遍不厌其烦地纠正着。教室里不时时像以前那样吵闹，同学们聚精会神地聆听着这虽是沙哑，但又亲切的声音，眼看黑板上早已写满了字迹，两位同学奔下课桌，抄起黑板擦左右开弓，黑板洁净了，老师又讲起课。本是下午第三节课，可是同学们不但不困，反而更加精神了。老师的眼睛里露出丝丝欣慰之情。

第二天，同学们早早地来到教室，打好卫生。还给老师拿了一些药放在办公桌上。我们心想：那老师见了，一定会很开心。

不一会儿，老师走进教室，仍显出一丝丝憔悴。她走到办公桌前，看到我们送的东西，显得很激动，说道：“孩子们，你们长大了！”

再看窗外的夏雨，早已染上了暖暖的师生情……

荠菜花开

烟台十中九年级四班 林柏杞 指导教师 李成凤

城中桃李愁风雨，春在溪头荠菜花。——辛弃疾《鹧鸪天·代人赋》

走在挖荠菜的路上，人还没有脱离柏油马路的聒噪，瞳仁里却早已映满了远山上的幽花一树明。

凋零的梨花仍像一树树白色的火把，斜插在绿油油的山岗，大风吹过，满地是白色的火星子。于是这心，也被这美，翻腾得满川风雨。

待走近了仔细瞧，有小小白白的花开在地上，虽不起眼，但也点染了山川。它们一小簇一小簇怒放着，没有满满山谷，却像了一串串小钥匙，玲珑简单。孩子们“呼”地散开，在裸露的山埂上深一脚浅一脚地追逐嬉戏。我折过一株花来，用手将每一片叶子沿茎向下撕，捏住叶柄，放到耳边轻轻摇晃，“铛铛铛~”轻轻地铃铛一般清脆地响。

“开花了啊……那就不能吃了。”一个胖胖又柔软的身影倏地在我身旁蹲下，怔怔地望着圆圆的花瓣，像是自言自语地，声音轻得像清晨的风牵起缕花窗帘的手。——是班级里默默无闻的同学玲花。

我一愣，随又坦然。我们这些孩子没怎么留意过荠菜花，甚至没见过长在地里的荠菜。光去想着一五一假期时间充裕，却撞上了荠菜花的花期。那就只是来玩的吧，来品尝五月风的味道。

她又起身，目光缓缓转向我，“老师刚才说什么？”

“四点半在那边集合。”我用手快速指点着远处。

“在哪儿？”

“就是那边，那块空地上。”

我说着，也转身，追上小伙伴们玩去了。

我和她不熟，也不太喜欢她。印象中她总是愣愣

的，不善言谈。我很快忘了她，也忘了自己，尽情欢畅起来。

纯白的多维的棉絮温默地溶在晌晴的蓝天，打了蜡的阳光俯下身去拥吻大地。我们依旧拥攘打闹着向集合地走去，手中的塑料袋打上一层稀疏的薄薄绿绿的底，充其量能包一个小饺子。

“你挖了多少啊？”伙伴嘻笑着探过头。

“没有多少啦，喏，和你差不多。”我伸出袋子，不介意地挥挥手。

一声微弱的尖叫贯穿了我的耳底，红红的血珠如同滴滴墨水沁出来，食指上细细的伤口扎痛了我的眼。

我急忙收起和我一样犯下无心罪过的小铁锹，上前陪着不是。伙伴不停地安慰着自己和我，连连地说没关系没关系。慌作一团的我们手足无措。

“不行，会感染的！”白白胖胖的她挤开人群，疾步上前，“我有创可贴。”她说着，迅速拉开书，我惊讶地瞥见包里还躺着一瓶碘伏。她匆匆笑笑：“我怕出来玩难免有磕磕碰碰，你看，果然！……”她竭力翻飞着手指打着结，露出剪得圆圆的指甲。一双大眼睛灵活地转动着，此时它们溢满了灵巧与力量。

我们一迭声地道着谢，她低下头，不出声地笑了。

临行前，我扭头看了一眼立在山地上的荠菜花，悄悄感激这次不偏不倚，与她们相逢。细细的花茎似乎随时会被折断，却执著地怒放着，清淡地芳香着，把所有善良与美好，融化在希望与温暖的五月。

我看见队伍中间低头默默走路的她，那点亮了四面春风的笑涡里，各有一朵不起眼却美丽非常的荠菜花盛放。

